



琼瑶

著

庭院深深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琼瑶

著

庭院深深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庭院深深/琼瑶著.-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33-0451-1

I . ①庭… II . ①琼…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2243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11-5844

庭院深深

琼瑶 著

责任编辑 林妮娜

特邀编辑 杨秒兮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8423599 邮 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451-1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代 序

写琼瑶，读琼瑶，体会琼瑶

皇冠文化集团创办人 平鑫涛

五十年来的辛勤笔耕，琼瑶出版了六十五部作品。读过她全部作品，甚至全套收藏的书迷大有人在，但对于新生代的年轻读者，那么庞大的数量，可能会觉得沉重。出版社在重新整理、编辑全集前，计划请琼瑶自选十部代表作，先行提供给“旧雨新知”们典藏。琼瑶对这计划，欣然同意，也慎重地选出书单。

编辑们希望她为典藏版写一篇序，但她正忙于电视剧《新还珠格格》的制作，分身乏术。而且，她这个人，对于写序，最没办法。她总是问我：

“序是什么？我会写小说，写歌词，写剧本，就是不会写序！”

记得以前出版她的书，要她写序，她也是推三阻四，能拖就拖，能赖就赖。即使勉强写了，也三言两语交卷。这次，她干脆把这“任务”交给了我。说是相知数十年，我应该更能为她写序。作为她最忠实的读者，和台湾唯一的出版者，以及生命中的伴侣，我只能接下这“不太容易”的工作。看着她选出的书单，我想，我明白她写作生涯中的种种心路历程，也能体会到她选书的思考脉络：

《窗外》是她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全部作品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不可否认，《窗外》的故事中，有她自己的影子。纯纯的、怯怯的初恋，在十九岁萌芽，也在十九岁凄凄苦苦地结束。记得当年我收到她的手稿，成为这部作品第一个读者。那是一个星期六，我几乎不眠不休，一口气读完了那二十几万字。然后，我迫不及待地写了一封信给她，告诉她，皇冠将用最快的速度，刊载这部小说，也出版这部小说。那时，我就明白，这个故事烙印在她生命里，是她心中的“最痛”。也只有如此真实的感情，才能让这本书引起读者的共鸣。

写《窗外》时，她只有二十五岁，已经结婚，有个才两岁的孩子。丈夫的公务员薪水微薄，她的生活非常艰苦。她是抱着孩子，完成这部小说的。她后来告诉我，如果她再晚上十年来写《窗外》，一定不是这样的版本。因为当时她还年轻，那份初恋带来的伤痛依然强烈，她才会写得那样真情流露。

《窗外》在当年《皇冠》杂志上一次刊出，激起了读者空前的反应，单行本发行后，更一发不可收拾，出版的第一年就再版六十五次，超过百万本。当年的读书风气不太蓬勃，但《窗外》引起了狂飙。

《窗外》的强烈反应，引爆了琼瑶内心澎湃的创作热情。她接着写下《六个梦》系列小说，分别在《联合报》及《皇冠》刊载。其实这些故事情节丰富、人物生动，每一篇都有足够的素材可以发展成长篇。但她等不及，把它们写成一个个中篇，因为她必须先有稿费生活，才能去写长篇。《六个梦》是预先存下的“生活费”，每月发表一篇，她就可以支持六个月，去写她早就想写的一部长篇——《烟雨濛濛》。她说：“这是我小说中感情最深刻，冲突最强烈的一部。”

《烟雨濛濛》写父女之间的爱恨交织，写男女之间的情感纠结，情节峰回路转，真可谓“剧力万钧”。在《联合报》连载期间，获得极大回响，连载到中间时，每天清晨有数百学生，在报社门口排成长龙，

等待刚刚出刊的报纸，以便先读为快。

《烟雨濛濛》拍成电视连续剧，创下收视率百分之五十三的史上最高纪录。

琼瑶是在一九四九年初夏，随着大批人潮到达台湾，那年她只有十一岁，最小的妹妹才三岁。

大多数那时期来台的人，都怀抱着短暂停留的想法，但一年一年过去，回乡梦断，渐渐地落地生根，在这块土地上成长、教育、成家立业，时代改变了这群人的命运，这群人也改变了这块土地的生态。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离合，换了些角度，继续轮转，只是平添了不少乡愁的牵绊。

琼瑶在这段生长的过程中，很早熟地体验着周遭人物的故事，也默默地观察着父母那一代的适应与转变。写完《烟雨濛濛》，她接受最大的挑战——写一部跨越两代，从抗战写到迁台十几年，知交聚散、牵涉两岸的故事。

《几度夕阳红》写来十分艰苦，写了十万字一度停摆。故事的台湾部分，尚能得心应手，写到抗战时重庆的学生生活，她完全陌生。幸好有位名画家廖未林，抗战的期间在重庆读过美专。那天我陪着琼瑶，去见廖未林，他又说又画地提供了充分的资料，我见琼瑶专注地倾听，再问了好多的问题。一个下午的聚会后，她满意地告诉我：“沙坪坝已经在我脑海里了！”

于是，李梦竹、何慕天、杨明远、小罗……这些人物，在《几度夕阳红》里演出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爱，他们的相聚与别离。这部小说再度畅销，被搬上大银幕，拍成电影，轰动一时。后来我们的传播公司又改拍成电视连续剧，非但在台湾大受欢迎，且是第一部在中国大陆推出的台湾连续剧。

《几度夕阳红》发表到出版的这一年，琼瑶离婚了。从高雄搬到台北来，她租了一幢小小的房子，正式成为了专业作家。她有极好的想象力，也有极佳的记忆力。她的母亲，出身名门，家里的亲戚，多得数不清。两岸阻断以后，这些亲戚有的来到台湾，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去了国外。每次，她母亲的亲戚们相聚，谈的都是亲人们那些“匪夷所思”的故事。她又根据了一个真实故事，写了《船》。只是把《船》的时间背景，从抗战时期，搬到了一九五三年的台湾。这是一部年轻人的故事，爱的故事，婚姻的故事，也是一个凄凉的故事。香港邵氏电影公司把它拍成了电影。

有一位文友，以自己的故事写了一个长篇，但自己十分不满，并且越改越糟，最后放弃了。他把这故事“送”给琼瑶，要求琼瑶完成他的愿望。故事中的若干枝节给了她灵感，完成了《彩霞满天》。

琼瑶是个很难捉摸的女人，她能静能动。写作时可以几个月不出门。写完了一部书，就会不甘寂寞，闹着要旅行。有时我们会出国，不出国的时候，就开着车，随兴到台湾各处游玩。

有一天在去宜兰的途中，发现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而湍急，经过一座小小的、古旧的石桥，几无人迹，曲径通幽。我们走着走着，忽然发现一座废墟，断垣残壁上是大火烧过的痕迹，石砖上还有雕刻，显然曾经是栋华丽古典的建筑。琼瑶顿时被这座废墟迷住了。她在一块石礅上静坐了好一会儿，望着远山，目光凝聚——我想，她那时已经看见了她幻想中的人物：失明的柏需文、痛苦的章含烟，还有被大火吞噬的“含烟山庄”……是的，这趟旅行之后，她写了《庭院深深》。第一章就有这样的句子：

她猛地站住了，她的视线被路边一个建筑物所吸引了，建筑物？不，那只能说曾经是建筑物而已——那是一片残砖败瓦，一个火烧后的遗址……

一个特殊的景色，触发灵感，对琼瑶而言，是常有的事。二十多年前去中国大陆旅游，在北京听到传说，说“公主坟”这地名是葬了乾隆的一个义女，这居然激起了她的文思，写下了百万字的《还珠格格》，后又改拍成一百多集的电视连续剧。

琼瑶的小说，常常都有真实故事为蓝本，但是，都经过了她的“美化”。有时，她也会用人物的个性，去发展她的故事。她常说：

“每个人的人生，是悲剧还是喜剧，都由于他自己的个性造成。”

她的《在水一方》中的卢友文，是她写人物个性的代表作。卢友文才情出众，胸怀大志，希望写出千古巨著，但说比做容易，到处碰壁，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终于破坏了自己的婚姻，把整个人生弄得支离破碎。这部小说，也改编成了电视剧，播出时，很多人写信给琼瑶，说：“我就是卢友文！”于是，我体会到，她不是真的写“某‘一个’这样的人”，而是写“某‘一群’这样的人”。

琼瑶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善良的、可爱的，即使发生无奈的遭遇、不幸的悲剧，也是好人与好人之间的摩擦、撞击和矛盾。她不喜欢写十恶不赦、令人发指的坏人。

但《失火的天堂》里，她写了一个坏人，坏得不能再坏！

小名“豌豆花”的小孤女，命运多舛，继父鲁森尧对她百般凌虐、强暴，使她十二岁就怀孕在身，还引火烧她，幸好一对善心的医师夫妇及时营救，收养了她，改名洁龄——纯洁的小船，并医好了她身心

的创伤。

洁龄亭亭玉立，美丽动人，大学毕业后，恋爱、订婚，前途充满希望，不幸就在这个时候，恶魔鲁森尧又出现，这回，连洁龄的至爱也离开了她。她终于彻底崩溃，结束了她的生命，遗书这样写道：

我终于知道天堂的颜色了，它既非纯白，也不透明，它是火焰般的红。因为天堂早就失火了，神仙都忙着救火去了，至于人间的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物，他们实在管不着了。

善良的人彻底被击败，邪恶之徒没有受到惩处！琼瑶写此书时心情沉重。她说：

“这种人世界上不是很多吗？这种事不是不断在发生吗？”

写此书，也许正是对不平的控诉吧！但是，她说，写坏人太不快乐，以后不再写这种书。这本《失火的天堂》，成为她比较特殊的一部著作。

一九八八年春天，琼瑶回到了阔别三十九年的中国大陆，短短的四十天，她称之为“是我生命中的一段‘历程’”。

这段旅行，也是她写作历程的一个转捩点。她着迷于写大陆背景的民初小说，从《雪珂》开始，写了《望夫崖》《青青河边草》《梅花烙》《水云间》《新月格格》与《烟锁重楼》，接着她着手写长达五十万字的《苍天有泪》。

《苍天有泪》写了善，也写了恶；写了生，也写了死；写了爱，也写了恨，故事也有很坏很坏的“坏人”，但他最后出家为僧，琼瑶曾说：

“尽管在生命里，无数坎坷，也受过许多挫折，我依然相信‘爱’，相信‘善’，述说人类的‘真情’，一直是我写作的主题。”

琼瑶就是这样一个女子，我跟她生活了半辈子，看着她辛苦却着迷地写作，以前“迷”写小说，后来会打电脑了，发现可以飞快地打字，就开始“迷”写连续剧。她认为连续剧可以写得非常细腻，有时，小说反而做不到。她的思想，很少受到外界的影响。她坚持写自己爱写的题材。我常常觉得，她虽然年纪大了，对工作还维持着年轻时的热情。每次写作或编剧时，她全力以赴，好像在“燃烧”着她的生命。她对我说：

“但愿，我生时有如火花，死时有如雪花！”然后，她解释说，“活一天，就要维持炽热的心。死的时候，要保持没被污染的灵魂，像雪花般飘然落地，化为尘土。这样的人生，就是我要的人生！”

她说得那么浪漫，把死亡也加以美化。这就是我认识的琼瑶，如果你们要读琼瑶，应该了解到，她写的，就是她相信的爱情，相信的美丽。她也因此，活得忙碌而充实，像火花般炽热。

推荐序 ·
窗外的学校

著名作家 小野

我必须很诚实地说，我一直都不是琼瑶小说迷。甚至于连读者都不算。

我从很小就被不断地告诫凡事要务实，更不断被提醒，人不要有梦想，而幻想更是最糟糕的事情，所以大人习惯用梦想和幻想当成否定的字眼。每当我有一个发自内心的欲望升起化成语言后，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你少梦想了。这只是你的幻想。”吃喝玩乐是坏事，爱情？算了吧，别没出息了，没有用的男人才会相信爱情。我从小被要求看的课外书的作者是海明威和托尔斯泰。

第一次触碰到琼瑶的小说是《烟雨濛濛》。到底是在几岁在什么情况下触碰到这本书我已经忘了，因为对我而言那是件非常禁忌的事情。我有个感情丰富对文学充满热情的二姊，那本书是她向同学借回家看的，我基于好奇心从她的书架上摸出来躲起来偷看。至今我都还记得当我读到其中一段时整个人竟然有了激烈的反应。记得书里面的要考大学的女主角依萍以复仇为出发点挑逗着认真的男家教书桓，可是却有点假戏真做地爱上了对方。那天书桓送依萍回家途中忽然将她拉入怀中狂吻，书中描写依萍的反应是“热流冲进头脑和身体、心不受控制地猛跳着、天地万物混沌一片”。天哪，正值青春期的我竟然也有相同的反应。可是另一个声音从耳畔响起来：“少幻想了，爱情才没那么伟大哩。”

后来姊姊又借了一本《几度夕阳红》回家，我迫不急待地又偷看起来。这本书比上本书厚很多，而且里面多了很多诗句，像“风中柳絮水中萍，聚散两无情”等等。我边读边注意书中的男女主角会不会“单独散步”，因为那就可能会有接吻的机会。果然又被我等到了。《烟雨濛濛》里书桓是替依萍披上围巾，在《几度夕阳红》里黄昏散步时，慕天替梦竹披上的是夹大衣，那就表示快要接吻了。书中描写那种压抑很久之后的爆发的吻比《烟雨濛濛》还缠绵。就只是一场接吻，书里面花了很多的篇幅形容那种恋爱的感觉：“风在吹拂，月在移动，水在低唱……”我的耳畔又响起了那个声音：“只是风花雪月啊，快回到现实来准备明天的考试吧。”如梦如幻的爱情啊，并不属于我所处的残酷冰冷的世界，有时候我们还得讥笑它一下表示我们的寡欲和清高。

记得就读师范大学生物系时，有一次考完大考后心情很坏很坏，逛进明星戏院想换个心情。当时正上演一部由导演李行和编剧张永祥改编琼瑶小说的电影《海鸥飞处》，由甄珍和邓光荣主演。在这之前我没看过太多本土片，也从来不曾看过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那时候琼瑶电影已经像她的小说一样是票房保证了，琼瑶非常坚持她的原著精神，连编导都不敢轻易修改她写的对白。不过那时候的大学生并不流行看本土片，何况我已经发表一些小说，勉强算是个新锐作家，去明星戏院看本土片头还得低低的。可是没想到，当我看到两个相爱的人竟然互相折磨，最后又不能相见，当主题曲响起时我竟然哭得连戏院都走不出去。擦干眼泪走出戏院时还安慰自己说，大概是因为考试考坏了吧。我总是不愿意承认藏在自己内心深处那种很想被爱或是想爱人的欲望，被琼瑶的电影轻易就挑动了。

后来换我改行去当电影公务员的八十年代，琼瑶的小说又从电影界烧到了对社会大众更有影响力的电视界去了，包括了我曾经偷看过的那两部小说，也都成了电视连续剧史上的经典连续剧。我终于有机

会看到了传说中的那部经典电影《窗外》，那是林青霞刚出道的第一部电影，也是宋存寿导演拍得最好的电影之一，可是却无缘公开放映。《窗外》不只是写出了少女对爱情的执着，也写出了对威权体制的不满，还有对保守僵化的学校的反抗。其实琼瑶的小说曾经扮演了在当时思想保守僵化的学校外的另外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就在教室的窗外。当一个胡思乱想的学生，厌烦了课堂里千篇一律的那套教条，忽然眼睛一亮，她看到了窗外不一样的风景，也许是充满幻想的风，吹掉了一个路过的小孩的帽子，有许是一只鸟飞到窗前叫了两声，甚至只是一片落叶发出了一声叹息。窗外的那所学校教孩子们要学会幻想和梦想，学会爱。那并不是件坏事。

我必须很诚实地说，我一直都不是琼瑶小说迷。甚至于连读者都不算，不过我却像个琼瑶迷般开始幻想着或许有一天，有一个很棒的导演和很棒的编剧，加上一些很棒的演员，重新改编琼瑶的《窗外》成为一部很棒很美的电影。

我必须很诚实地说，我也开始在“窗外的学校”认真学习幻想、梦想和爱这三件功课，这是我们从小一直被压抑掉的东西。

第一部

废墟之魂



方丝萦走上了那座桥。

站在桥栏杆旁边，她默默地望着桥下的流水。桥下，河道并不太宽，但是，遍布着石块和小鹅卵石的河岸却占地颇广。溪水潺潺地流着，许多高耸的岩石突出了水面，挺立在那儿，带着股倨傲的神态。流水从岩石四周奔流下去，激起了无数小小的泡沫和回旋。五月的阳光遍洒在河水面上，闪耀着万道光华。那流水琤琤的奔流声，像一支轻轻柔柔的歌。

站在那儿，方丝萦伫立了好一会儿。那流水，那泡沫，那岩石和那回旋都令她眩惑，令她感动，令她沉迷。她抚摩着桥栏杆，她深呼吸着那郊外带着松、竹、泥土混合气息的空气。然后，她慢慢地向桥的那一边走去，桥的那一边已远离了市区，一条宽宽的泥土路向前平伸着，泥土路的左边，是生长着松林、竹子的山坡。右边，是辽阔的田野，以及疏疏落落分布着的一些小农舍。

走过了桥，她回头看了看，桥柱上刻着：

松竹桥

一九五五年重建

她微微蹙眉，“松竹桥”，名字倒不错，但是，为什么不用木材建造呢？水泥的桥多杀风景！不过，这是实用的，她可以从桥这边的泥地上看出车痕频繁，这儿是台北市的外围，许多有钱的人不喜欢台北市的繁嚣，反而愿意结庐于台北近郊，何况这儿是出名的风景区呢！她相信再走过去，一定可以发现不少的高级住宅，甚至楼台亭阁，画栋雕梁。

她走过去了，几步之外，路边竖着一块指路牌，上面写着：

松竹寺

牌子上的箭头指向山坡上的一条小径，小径两边都是挺直的松树。松竹寺！这就是那座小有名气的寺庙，很多信徒、很多游客都常去的。她呢？也要去看看吗？她在那小径的入口处停顿了片刻，然后，她摇了摇头，抛开了那条小径，她仍然沿着那条宽阔的泥路向前走去。

午后的阳光明朗而炙热，五月，已不再是凉爽的季节。方丝萦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慢得不能再慢，她的额上已沁出了汗珠，她站住，用小手帕拭去了额上的汗。前面，有着好几栋白色的建筑，很新，显然是最近才造好的，造得很考究，很漂亮。她看着那些房子，然后，她轻轻地锁了锁眉头，自己对自己说：

“你要做什么呢？你想到哪儿去呢？”

她没有给自己答案。但是，她又机械化地向前面走去了，走得好缓慢，走得滞重。越过了这几栋花园洋房，两边的田野就全是茶园了。茶园！她疑惑地看着那一株株的茶树，该快到采茶的季节了吧！她模糊地想着。又继续走了一大段，接着，她猛地站住了，她的视线被路